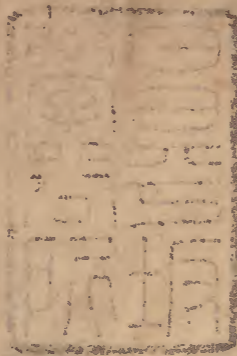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

四十一之七



治道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一	〇	〇
六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架
二	一	〇	〇
六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61
冊數	60 (12)
函號	287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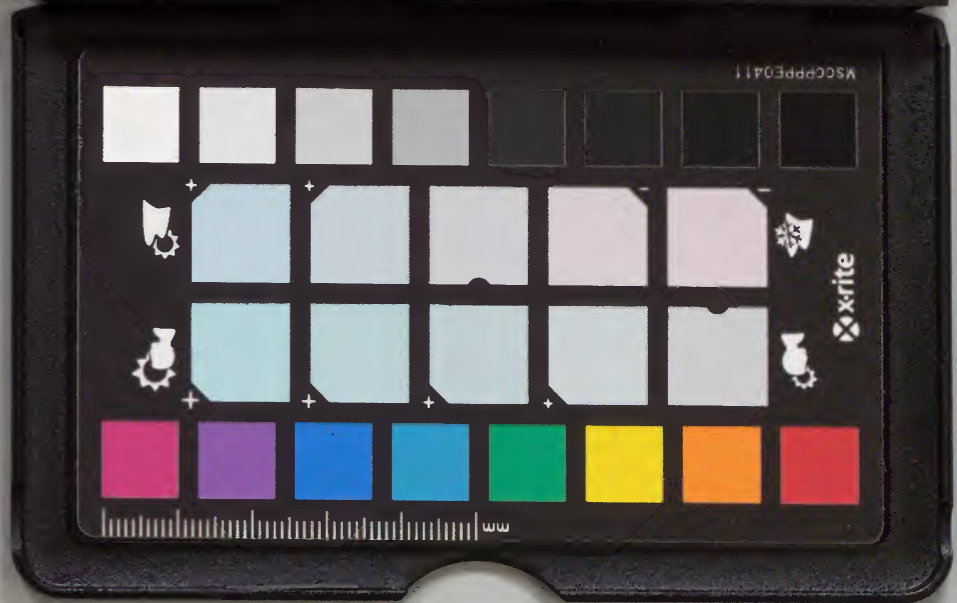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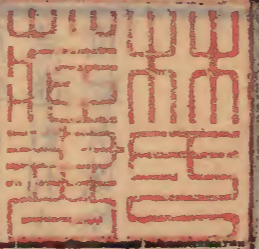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

治道

宋哲宗元祐三年孫升上奏

六年侍御史賈易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克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孫升請以朝廷法度紀綱為意。賈易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



吳郡張

溥刪





梁燾請太皇太后還政

請歸斷人主以全大功

論政事之要五

論左右廷臣百姓夷狄所以歸心

蘇軾請勿聽急進好利之臣輕有改變

七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

燾為尚書右丞相又上言

八年燾又論政事之要五。一曰人材不純。二曰

命令不堅。三曰朋黨交通。四曰百姓窮困。五曰

夷狄驕橫。燾又論四者歸心之道。一曰

知定州蘇軾朝辭上奏略曰古之聖人將有為

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

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

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

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

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

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

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

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

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

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

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



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

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

陳次升請果  
斷以收威福

紹聖中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略曰臣竊觀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能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旣



立而君臣之分正矣。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夫朋邪萃于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

之月，天多陰晦，採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鬪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爲相，內結宦官，外乃給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



論致治之要在朝廷和

蘇轍論黃河西夏衙前雇役四事

奏請  
後艱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姦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次升時爲左司諫又奏

哲宗時侍御史蘇轍奏曰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

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



奏請  
卷四十一  
五  
要功者也。昔嘉祐已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克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

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



請革青苗助  
役保甲三弊

奏請  
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

轍守陳州論時事疏略曰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

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



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  
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  
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  
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  
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  
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  
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已  
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  
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

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  
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諍者  
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  
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  
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  
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  
悍。爲怨最深。爲患最大。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  
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  
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匈匈不靖。陛下雖推恩撫



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筭。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勅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

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



奏議 卷四十一  
崩之患也。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之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

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



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  
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克國議  
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  
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  
克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  
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克國遠甚克國猶不可  
聽而況不如克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  
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

呂陶進貴始  
算治明任議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略曰臣竊以爲王道之端

官重民制兵  
慮邊策原

萬化之本莫大於身正以率天下故有貴始天  
下之大務憚而不爲則德墮功喪無以光紹祖  
宗之休烈徇名而昧其實則習尚虛曠風化頽  
墜而不可振起故有究治君臣之交必親之以  
至誠然後可以畢天下之能事大臣之分莫若  
盡道以致主故有明任設官授職者所以與天  
子共理法制大壞賢不肖失其別則生民安所  
蒙賴故有議官人君能結天下之心則邦本堅  
固而莫能動農夫重困國費浮冗力役不蠲疾



奏議 卷四十一  
病無養。皆世之大蠹。故有重民。民力之耗。莫甚於養兵。軍政不立。則驕惰日長。將材不任。則舉無成功。推類以勝。則漸不可長。教民以戰。則法不可失。故有制兵二虜之患。日甚一日。而制禦之道。未可以經遠。故有慮邊總其大歸。以盡夫終始。故有策原。

貴始上

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卽位。不敢荒寧。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稱祖甲之德曰。作其卽

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至于成王上繼文武之業。下憑周召之助。法度脩明。教化深厚。天下可謂安矣。然而朝廟告神。謀議庶政。慎微求助。則其詩乃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予其懲而毖後患。及其羣臣因而進戒。則亦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而又以公劉訓民事。以卷阿喻求賢。以立政規任人。以無逸防好豫。是以成王寅恭。抑畏。動履德義。功成治定。不墜祖考之洪烈。永惟商周



之隆賢君之初蒞政其有爲於天下則如此至矣其警懼誨飭於身則又如此勤矣豈非所謂正天下之本而貴王道之始歟然則三卿序進而皆有以授於天子者亦志乎此也一策言其憂之長而務除患也二策言其無事而慮則可以息禍也三策言其吉凶禍福之相倚伏當謹戒而無怠也忠臣之愛其主丁寧反覆諄諄而不倦者亦欲正本而貴始也

貴始下

臣聞治已之道其始必思其次莫若慎乎漸其終無善於聽納務此三者則主德完而王道備矣太祖決事或失慮書之史退朝不樂而有王者豈可容易之說太宗既卽位不復語及音律嘗謂承喪亂之後勵精爲治天下已安乃知勞苦有効儻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壅以至伶人有請補外者真宗時宦官或以外官勤幹爲請而願正其秩乃詔選部擇人以代之又有以某之貪廉聞上者乃命監司按狀而未嘗輒聽其



言先帝善於持盈，尤務畏戒。嘗遠視前古得失，列述百圖，著爲至鑒。其辭有曰：慕令德之餘芳，警昏朝之失道。凡此者，累聖防微杜漸之大略，繼體守文之切訓也。

究治上

三虜威疆，窺侮王室。兄弟之好，旣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綸數十萬，分命賜與，以爲同盟之具。可謂厚矣。三邊要地，夙夜經意，境守攻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慢書數上，出無

厭之語，啓難塞之求，以搖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息民爲說，以好戰爲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國四夷之分。惟默默貸忍，百計應接，而幸其不爲南牧之寇。臣竊以爲未安也。大河爲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爲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蒸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壅之於東，則奔于南。障之於西，則注于



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共憂。而天下之熟聞也。然猶以開河爲功。以遏塞爲利。募富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徙民避患。而徐爲之。謀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

究治下

天下之事舉皆爲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

實。末近於名。實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大計者。豈非古所謂冢宰以通法制用於歲杪乎。然而取之過藝。極而橫斂。數下積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以爲出也。耕二年者。未有一年之畜也。凶旱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脩厥職。毋以簿書期會爲故者。豈非古所謂作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制令頒布告期。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請。乃俗



吏之爲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民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王問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乎。然而公車不召對。尚書不問言。未聞燕見紬繹。而覽章引咎也。凡爲此者。得非先名而後實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二

吳郡張溥刪正

治道

宋哲宗時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故事

著作郎范祖禹進故事

文彥博進太宗賜儒行中庸篇真宗賜文武七條故事請依例於閣門給賜范祖禹進故事二十條

唐太宗論隋煬帝結怨於民繇宇文述漢昭帝通保傅傳唐太宗縱死囚唐明皇稱宋州刺史寇泚不借譽左右賜之以酒宋太宗與李昉論晉漢事仁宗上元與萬姓同樂漢制立春日下寬大書張庭珪袁楚客諫明皇悅鄭聲好游獵蕭何論天子以四海爲家唐文德皇后諫太宗欲殺魏徵漢任延不肯善事上官魏徵諱玩慶善樂漢武帝微行唐肅宗啖羊臂臠餘污樂書載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 安祿山驅明皇樂舞至洛陽  
楚卑梁之女與吳女爭桑 光武厭苦發兵  
漢郎頭言災異 賈誼言  
三代之禮 晁錯言術數

請修復祖宗  
舊政

李昭玘進保  
伍之策必先  
設義倉

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上奏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  
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  
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  
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  
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  
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

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  
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  
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  
焉媿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  
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  
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  
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  
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

義

卷四十二



其俗猶以爲不足恃也。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爲而不和。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

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園土納之。竄伏者無所匿，欺僞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



奏議 卷四十一  
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爲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爲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爲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去幾以釋小過。肯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蕃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

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爲二十五鄉。郊之內自軌。以至帥。郊之外自邑。



奏議 卷四十二  
四  
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爲疆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連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板。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寇。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丘壠。

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隣。罪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上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未得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爲仗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彊。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爲淫巧竒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于貨。邑里不告訐。門關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



請郡縣覈于  
監司監司覈  
于御史御史  
上其狀于宰  
相

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爲國  
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  
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  
易業。饑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  
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  
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昭玘又進策曰。嘗觀漢唐任刺史。或輒親見問。  
退而考其所行。以質其言。或錄其姓名。得才否  
狀。以擬廢置。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成。或臨軒受

服以光其遣。故漢之吏事。號爲稱職。唐之任人。  
所得十五。蓋重郡縣之官。慎臨人之責。自古皆  
然。不特爲今日之所急也。愚竊論之。天下之事。  
有名變而實存者。後世習於名。而遂略其實。此  
名實所以並廢而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  
猶諸侯也。非不有境土也。獨不得斂其賦爾。若  
勸課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城邑也。獨不得專其  
地爾。若守禦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獨不  
得置其屬爾。若察治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學校



也。獨不得命其士爾。若教養之責則在焉。非不有軍旅也。獨不得專其政爾。若簡習之責則在焉。或以謂古之諸侯與天子同體而尊。故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卑。故其任輕。然不知地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所輕。而重穀阜民。養材教士。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今日之責者。務覈簿書。促期會。以文法吏自處。其於詔令之意。教化之實。玩以爲不急。歲時上計。苟於文具而已。必欲宣德流化。移風易俗。一陶天

下之和。固亦難矣。故勸課不修。則耕稼不時。田野荒汗。水旱無具。老壯流徙。守禦不脩。則羣小嘯聚。屠牛發冢。焚燒區落。白晝殺人。察治不修。則吏行貪污。交貨賣法。公義不肅。私倖爭出。教養不脩。則學舍蕪沒。圖籍塵委。人材褊野。士論淺俗。簡習不脩。則卒伍墮氣。器械鈍弊。春秋角牴坐作如戲。凡此者。吏不知其責。故也。國家頻年以來。除繇役。興農利。聯什伍。講學校。練軍士。其法備成。其令數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率



職以稱上意。蓋其修飾形迹。附就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實無至誠惻怛以行朝廷之意。此特失於廉按未精。而督責太輕爾。若三代之時。諸侯之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秋以比其事。夏以陳其謨。冬以協其慮。時以發其禁。衆以施其政。天子之撫諸侯也。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音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擇人以道其政事。有掌交以道其德意。故能均政刑。合禮樂。一道德。同風俗。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

爲一人者。察治詳故也。今夫州爲之守。邑爲之令。星列碁布。散於四方。萬里之遠。道不足以一揆。法不足以一守。無禮以致之。無政以合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雖時下其詔。丁寧告戒。而奉承之吏。習爲苟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目。小事則掛屋壁。束高閣。至於獄訟農穀貨幣征租力役之常。歲爲一書。以上于朝。其人之賢不肖。其治之得失。其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踈矣。朝廷常患其弊。而設監司矣。委之以廉按。付



之以督責。修職者薦於上。不才者罷而去。此代天子知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庇姦則以寬縱爲度。喜事則以苛細爲功。惰怯則操鎮靜之說。強忍則徼刻薄之利。挾氣者輕於沮下。幸名者急於趨上。取未必中也。或出於親戚故舊之先。去未必當也。或出於怨嫌忿怒之表。其情狀之相攻。自治且不暇。又況治人哉。朝廷所望於人者。乃止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爲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司指顧爲近。監司之治。望朝

廷。耳。目。爲。遠。天。下。之。事。嘗。勞。於。總。覈。難。於。察。治。者。蓋。在。此。也。唐制。監察御史。掌巡按州縣。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藏器晦迹。以待時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冤抑不申者。方今莫若時。詔御史。分出而臨遣之。使郡縣覈於監司。監司覈於御史。御史致其狀於宰相。則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議。可僂指而分。庶



詰以朝廷官  
府法度緝爲  
政錄時日閱  
數

幾古循吏之風。復見於今日矣。昭玘又進策曰。天下之治。涉於道者。無患乎至。略涉於事者。無患乎致。詳蓋道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役使羣動。運之以精神。感之以會通。聖人端冕南面。恭已而已。事所以應時而造。推物而行。號而讀之。則有名。指而議之。則有數。自其名而舉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自其數而積之。則一二三四不可亂也。然而日之來者無窮。往者益遠。事之方至者常謹。幾成者常忽。此所

以苟完於耳目之前。寢微於歲月之久。以至曠敗缺漏。紛紜倒迂。而不可考者。常以此也。有一成而不變。或先易而後難。或初因而終革。不有圖籍日陳於前。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則朝廷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以方信人。臣有爲之功。而矜攬緒餘。下亦操人主不自任之說。以彌縫罅漏。雖欲虛心以望成功。拱手以迎太平。是亦疎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司會掌凡



在書契圖板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不獨官府之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行人之官以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政刑逆順爲一書。凶災貧阨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內以弊羣

吏之治。外以周知天下之故。舉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怠。功利之登下。用度之多寡。經畫之利害。百日之所積者。一日而槩舉之。百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任事之臣。不敢爲偷得之利。以俸耳目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爲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不知其法。以謂帝王之道。必無爲而用天下。不達無爲者。無不爲之說。政教禁令。紀綱法度。一切曰有司存。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救者。無術以舉之也。故



大事幸天子之不問小事幸大臣之不知漢文  
帝問丞相決獄錢穀數而對之以廷尉內史宣  
帝時郡國上計簿具文而三公不以爲意上下  
如此則何以督察天下而與之仰成哉今陛下  
必以朝廷官府已行之法度緝爲政錄有凡有  
目有要有會而時自閱覈如裘提領屈五指而  
頓之不勝其舉矣使官人百吏宿道向方勸功  
樂職夙夜不惰可謂治術詳矣臣聞五霸不及  
其臣故委之以能託之以國三王臣主俱賢故

合謀相輔五帝其臣不及故親自處事於法宮  
之中今陛下訓迪厥官總核名實此聖功成終  
之時也惟陛下加意而已

畢仲游言建  
國之大法在  
均一而易治

畢仲游言并州縣曰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  
而易治昔周之盛時畫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  
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  
內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  
一也封國之制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田曲阜之封而



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磬磬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邑。割邑成聚。所以省官併員。寬夫力役。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邑。併去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有四五局之官。旣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

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十。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夫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南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又理勢之自然也。雖於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稱比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爲治。地大則難其人。光之僭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爲治者。



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難其  
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爲小。今乃併小而爲大。捨  
易治而求難爲。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  
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  
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厚。有  
兵甲車馬之衆。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  
賓客之事。而其歲時使人存覘。若歸賑賀慶致  
禴之來。又有四隣之交。巡狩朝覲會同聘問之  
集。所以設官致員。役民力者。蓋甚繁且密。而州

縣之治。存於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  
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爲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  
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  
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  
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寬鄉以補狹。縣  
縣相比。州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寬。小者  
不使如僂居之狹。此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徭  
役獄訟之制。大略相等。賢者俯就而有餘。不肖  
者勉強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次大邑



雖割而猶大者則增官小邑次小邑雖割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求苟省可置則置役不求苟廢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官不勞擾而治定指顧相視而遠近之勢已分文檄相移而分割之功已就官吏之所願民情之所安公家之所便公家併兩爲一廢州爲縣廢縣爲聚有寬省之小利成難治之大患官吏之所重爲民俗之所驚駭違今時古法者相去遠矣均一易治之說惟朝廷擇焉

請立禮俗制  
度禁防

畢仲游又上言曰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勺鼎彝可陳於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



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小大。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而終不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問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吏不畏死亡。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効緩而遠。治小者其効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効。

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於致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於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



風俗已成而難於驚動邪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之等級在上者躬化以行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

則重稅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効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誦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梱耳何患乎驚動。

孔文仲對策

孔文仲對策略曰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



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  
効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  
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  
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  
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  
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  
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  
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  
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

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  
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  
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  
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  
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  
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  
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  
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  
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



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効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

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其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敝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



奏言 卷四十二 十九  
藉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

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克，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以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



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臣願陛下謙冲假借。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安補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自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

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節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



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

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聖策曰。圖



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

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



續弗疑者。未之有也。聖策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圉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

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愴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



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

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繩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隣。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



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絳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後出泉以取其息。真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

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歌則不可復。正則大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施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



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先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

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恃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畚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



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  
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  
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  
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  
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  
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  
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  
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  
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

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  
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棊。均輸  
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  
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  
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  
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  
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  
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



不始于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

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



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翺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

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



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刑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欲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

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慎名哉。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



奏議  
卷四十二  
三十一  
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或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

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或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于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與。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



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記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

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旣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



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  
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  
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  
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  
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  
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  
之精義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一制  
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  
以抑煩言。其故何邪？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

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  
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  
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  
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  
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  
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  
幅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  
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  
以治之者必得大才。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



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

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不治而自治矣。







李新條當今  
急務十事

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諮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

南鄭縣丞李新上奏略曰。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禳禱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證荐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脩其末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卽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



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必求賢以爲  
飭。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  
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  
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  
不清。亂絲之端而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  
正其始也。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  
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  
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  
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

微之漸。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  
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  
晉。在房闈。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  
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見其  
挾天子而報私仇。樓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干雲。  
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衽。道路側目。方哲宗皇  
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無爲者。也不於此  
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祥  
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



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閑暇。閑暇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誅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

祕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鈎據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輿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蚡之除。吏尚未盡。門如市矣。而欽宗之子。婿尚撓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尚賴祖宗法度盤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爲用。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敢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



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爲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炁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章朕之不

德。其專精神。適醫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爲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脩。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問牛喘。而內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陷濔者。以辱再思。方



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攷程按。顧問鹽米。曷與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鵬挾兔。則一切媵。嬰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摸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無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齧地千里。所謂賑濟之法。第行空文爾。自

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椽實。骨木皮。屋無尺椽。突無燧煙。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潰麻什。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何謂朋黨之風熾。且堯之朝。有舜禹稷契臯陶。太戊之時。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閎夭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



且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爲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炤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劔相笑。飴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筭於後。其其如薺。其烈如蝮。笑間藏刃。盃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

自古士值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蘊。天子巍然其中。爲之證佐而已。旣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寅緣



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  
之人爲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縵緯  
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  
由。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  
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  
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掩。罪不可赦。嫉  
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  
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  
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

此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  
齋浴。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國君之盛事。使過  
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  
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槩指而摘之。  
所雪者輒報罷。而誣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  
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爲不祥。  
尅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爲亂之心速。  
况已湔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  
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寧天



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崇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欽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

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各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各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爲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勅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



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  
不壅蔽而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  
而實自以爲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  
相怙升沉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  
飲忠約時情以去就始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  
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沮  
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  
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爲清要之津委委  
備位否則懷怨隱慝席風聞以報其私而爲之

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雌黃於匹夫之  
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  
柄反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  
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貴之禮物以吐其骨  
鯁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  
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  
寂世不聞其人矣亂之初生臺諫爲虛名亂之  
又生臺諫爲備物鄒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  
之士恬於故常學爲轅駒安於參蓄容容日久



奏請  
卷四十三  
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集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人吞直聲。匱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強明疏通。不待劓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

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爲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之殿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閑暇之時。旁採清議。區設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



奏議 卷四十三  
十一  
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宣室承明以訪問。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微幸其處。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獎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筭假笏。得盡閒燕。而內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太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

日者宏詞。又關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叙。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驎千里。駑馬十駕。洪鍾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驟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驟而用客。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



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粹美王道。粉澤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謂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軋國體。俗失之俚。輕失之誣。批糠我制度。斷絕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嚴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猝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夷狄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管庫之寄。污穢簡慢。吏議而去者。略無虛。

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蓄之。獸莫戾於虎。梁鴛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楚猶多賢臣。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嘆。甚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礪漸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爲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



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歇後鄭五有其名而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僂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瑄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略。是又不可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漢。與封建子弟。大啓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垂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

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附。而大曆正元以後。益更負橫。田弘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而已。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夷狄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



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馬之利，可以坐朴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廢財，職此之由。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爲賞也。日者固嘗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

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又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勸，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啓千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



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  
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  
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  
侯之會。不聞其爲游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  
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未央。孫盛  
之論。以爲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  
以爲必婦人之說。諸侯黜陟。大夫蒼。則楹不可  
丹。春築于郎。冬築于囿。則譏臺不可爲。故阿房  
就而大盜興。紫閣成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

光成而亡。以至鹿遊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  
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禾黍  
之嘆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  
龍艦之制。人皆知其不可。而又蕃飾服御。增崇  
佛廬。大司農不能供。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  
有一言之及。闈寺希寵。則樂成竒麗。以蕩搖天  
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  
探矯命令。與知朝政。以隳紊祖宗之法者。在旦  
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



究支費之蠹。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啓也。臣伏願陛下日慎終戒。防微杜幾。書無逸爲元龜。置欹器於座右。久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爲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說禮者。以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

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得失。則桑弘羊起而爲公卿。皇甫鎛進而至宰相。財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貫。爲富國之美談。王制者。又謂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爲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爲有餘。不强殞穫爲



奏議 卷四十三 十七  
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旦旦  
伐木則必不嫩。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  
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堯舜  
以來。愷悌忠厚。詠歌金石。至今不衰也。方今利  
孔百出。臣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陳之。摘山爲  
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  
利歲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爲哺。故朝廷假其  
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  
法者。行水火之政。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

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囹圄無虛刑。餘半  
道而寃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臈茶之直。數十倍  
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  
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爲私售。酷其  
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爲沮法。陛下試令諸路  
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  
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  
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  
司。歲計日賸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



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三暮四。割肉啖口也。至於縣官苟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爲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族罵詈。呼天而詛。操矛而伐之。陛下之於遠民。忍不聽此而矜怛耶。如陛下以爲鹽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買外。

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爲鳩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兆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旣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閻羅鳳之攻雲南。劔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



吐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杜  
元穎治西川王嗟巔乃悉衆掩邛戎嶺因陷三  
州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  
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戎道里自梗而  
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寧日久兩蜀之  
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  
盡賣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弗闔而無有  
吠狗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  
旦有急則劍外州郡爲蠻夷區落莫之嬰拂矣

臣蜀人也嘗見乞第寇瀘州董阿丹寇茂州上  
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搔然今蜀  
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朔風正嚴  
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  
也蜀之守邊者因仍徼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  
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  
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閑習矛楯以脆  
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冑爛漬而不復治障候  
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



也。比年峨眉蠻獠以關市不平，卽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珠馬爲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之頭，虜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爲之一空矣。願陛下詔脩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

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趙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威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



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爲癰。癰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專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爲已有。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姦雄。掘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

心腹也。且今天下如盤石太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爲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訐矣。而威帝止以不諦何語爲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天促爲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爲陛下道哉。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于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



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殺儀。且爲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於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無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厲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大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爲嘆息。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故臣

願陛下貴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

建中靖國元年李朴上奏

左諫議大夫陳次升進戒。豫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

大觀四年侍御史毛注采當世之急務。上奏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近年以來。邊民

李朴論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陳次升進戒。豫六事。毛注言當世之急務。



奏議 卷四十三 三十三  
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于漕計。今移于他司。常平昔積于外州。今輸于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留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

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三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吳郡張溥刪正

治道

宋徽宗時陳瓘奏曰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曆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祿永固矣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奄有神器

陳瓘論允執厥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吳郡張溥刪正

治道

宋徽宗時陳瓘奏曰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曆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祿永固矣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奄有神器



以天之曆數在聖躬也。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  
祿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  
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  
有北辰。衆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洛邑。道里之  
所均也。如五行之有土。萬物之所以生也。如五  
臟之有胃。百骸之所以立也。知其理而言之者。  
儒生之所能也。體其道而行之。則非聖人不能  
也。列子論出石入火之事。以謂仲尼能之。而能  
不爲也。能高而不爲高。可謂中矣。故六經之道。

高而不可不中者也。豈唯六經爲然哉。老子之  
道。可謂高矣。然以百姓心爲心。則取域中之大  
焉。有去甚之說焉。老尚如此。况吾儒乎。顯諸仁  
藏諸用。一弛一張。而不失乎中者。然後足以經  
世也。今天下學者求治道於莊老。而於漢唐之  
事。皆不取焉。失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士。  
一南一北。彼用則此廢。此用則彼廢。失於偏矣。  
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  
轉。則爲物所轉。此自然之理也。堯曰四句。自有



次叙故曆數在躬。則當允執厥中。允執厥中。然後永保天祿。

進仁宗聽丁度講詩匪風故事

博士周行已言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

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經國

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

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

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所謂修

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

進仁宗聽丁度講匪風故事  
周行已言得人心之說四  
經國用之說六

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爲之用。錢本無輕重。而物爲之輕重。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况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已屈。爲今之說者。不過曰。官旣罷鑄。聽其自爲輕重。又不過如慶曆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盜鑄當



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於民。錢出於官。天下租稅常什之四。而糴當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賫易而後可。使其出於民者常重。出於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曆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爲五。自五而爲三。自三而爲小鈔。自十而爲五。民之所有。十

去其半矣。自五而爲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於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僞。一也。輸於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三易鈔。而盡銷爲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改鑄之日未久。散於天下者未多。况今公私之鑄日久。併於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於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



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  
官○出○進○納○誥○勅○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  
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  
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填○給○公○據○許  
得○貿○易○若○自○便○於○權○貨○務○筭○請○諸○路○未○鹽○鈔○以  
一○季○爲○限○於○是○悉○以○所○得○當○十○椿○管○逐○路○或○上  
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爲○當○三○通○於○天○下○國○家○無  
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  
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

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  
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必○減○則  
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者○悉  
更○爲○誥○勅○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黃○紙○自○法○行  
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今○來○進○納○誥○勅○及○黃○紙  
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舊○降○文○字○如○此  
則○無○停○壅○之○弊○價○輕○之○患○矣○此○脩○當○十○錢○之○法  
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於○銅○錢○三○之○一○臣○欲  
併○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



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於○河○北○河○東○  
兩○路○蓋○錢○以○無○用○爲○用○物○以○有○用○爲○用○是○物○爲○  
實○而○錢○爲○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  
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  
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  
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  
而○大○錢○鐵○錢○輕○於○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  
爲○一○而○大○錢○以○三○爲○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  
爲○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爲○賤○故○也○以○其○本○

無○輕○重○而○相○形○乃○爲○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  
與○鐵○錢○通○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  
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  
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  
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  
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  
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爲○等○而○輕○重○  
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  
銅○錢○不○流○於○二○虜○其○利○二○也○虜○人○盜○鑄○而○無○所○



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尚輕。物價尚貴。又有  
二說以濟之。鐵錢脚重。轉徙道路。不便於往來。  
一也。拘於三路。而不可通於天下。不便於商賈。  
二也。臣欲各於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  
所出之數。椿錢以給之。使便於往來。其說一也。  
朝廷歲給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於  
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  
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不以錢收。  
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椿留諸路。若

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爲有實。而可信於人。可行  
於天下。其法旣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  
之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  
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  
實。可爲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所謂  
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總其鹽鈔筭。請  
之數。買茶搭息之數。榷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  
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爲上。中下十有五等。  
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國省



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嘗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尚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埋。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其便。一

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下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而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札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爲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者。



奏請  
卷四十四  
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考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况試未必得。得未必有考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爲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覈其實。簡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爲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

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於是貢于太學。太學摠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遊學於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嘗預貢者。免試外舍。至於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



無不出之題。文爲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爲透闕。以綴緝時文爲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徒多預選。臣調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爲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爲第二場。宏詞爲第三場。如此則高才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爲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爲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爲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考選益精。

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項。中等一項半。下等二項。陸田上等二項。中等三項。下等四項。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賊者。還其田別募。隨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顧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賊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



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顧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顧散從。縣顧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卽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顧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誠以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司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

重品高者爲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

李復請求經久之遠慮

李復上奏

論求虛名而受實敝

復又論虛名實敝

江公望言宰制天下之妙理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略曰。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

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遜。此所以爲道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與天同



奏請  
卷四  
十一  
體得所以藏之道。禪之匹夫。如攘芥揮滄之  
易得所以運之。手煥乎其文。巍乎其功。得所  
以繕全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以人治天  
下。以人治天下。貶於道矣。舜捨已從人。禹惟不  
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武王斤斤。以器之不  
可滿而先爲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器之  
已滿而見於能持之力。道旣貶矣。器亦狹也。嗟  
乎。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爲之之敗。執之  
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

天下無事亦幸爾。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  
仁宗能安而置之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  
勿思也。

請罷邏者

公望又奏畧曰。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  
前後有旒。左右有纒。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  
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  
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  
王以防口而召亾。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  
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



奏議 卷四十四 十三  
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側耳目。陛下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所不爲。伏惟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比聞復置益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搜伏。何所不至。視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

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王孫權用呂一輩。舉罪糾姦。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一。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



王安中請開  
衆正之門立

大公之道

劉元承請本

政和紀元之

號合孔子和

而不同之義

李綱論自治

之策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

劉元承論尚同之弊疏

太常少卿李綱上奏畧曰。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治其本原。其說有五。一曰正已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所謂正已者。年來花石軸轡。宮室器用。務極奢巧。凡此數事。特皆陛

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更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要在使衆必信可乎。所謂聽言者。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願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使之展盡底蘊。可乎。所謂蓄財穀者。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餉資不貲。又將取於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



賊圍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願陛下深思熟計。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椿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在京有物業者。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斗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

充芻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所謂審號令者。年來發號出令。朝令夕改。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之出。所以多門也。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



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  
惟行。信賞必罰。夷狄不難禦也。所謂施惠澤者。  
年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  
絮帛則有和買。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  
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  
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  
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  
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  
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賊吏猾胥。因

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  
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  
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以謂奪其生養  
之具。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頃歲  
江浙巨盜一呼。從者颺舉。東北嘯聚。至今爲梗。  
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  
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願陛下明詔  
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  
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



奏議 卷四十四 十六  
使民心安而姦猾不得搖也。至於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鷲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

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卹，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



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蹶，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虞。

十也。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灑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命將帥統六師，屯于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遯。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



請省官局以  
嚴政本節才  
用以裕邦計

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  
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為餘  
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  
日用兵之急務也

綱又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

吳郡張溥刪正

治道

李綱請誅童

貫土黼蔡攸

朱勛李彥高

球

宋欽宗即位初李綱上疏畧曰邇者道君皇帝  
下罪已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培克之  
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  
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  
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  
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如童貫王黼蔡



攸朱勛李彥高侏者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惡。爲今之計。深訪博

採。求人於閑廢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正急務也。臣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鄆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以爲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



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脩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卽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覲群臣之後。蒙氣四

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卽位之初。退托謙損。未摠權綱之所致也。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得。人心服矣。



陳公輔條畫  
十二事

曹輔論不斷  
之過  
晁說之論尚  
同惡異之害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郎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一  
曰審因革二曰論大臣三曰辨邪正四曰明賞  
罰五曰廣言路六曰勵風俗七曰收權綱八曰  
抑宦侍九曰治財賦十曰崇儉約十一曰重外  
官十二曰脩武備  
侍御史曹輔上言  
晁說之上奏曰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  
以同風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  
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

余應求條畫  
利害

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  
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  
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  
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  
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  
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小人得志君子失措  
熾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自顛倒  
六經飾六藝以文姦言之故也  
校書郎余應求條畫利害疏



奏議  
一迎太上皇、一毋降御筆、一揀文敕、一詢衆庶、一許宰執私第見客、一百職言事、一毋諱災異、一省中都事務州縣冗員、一追降恩僚、一點西清宮及三等職名、一減監司員數、一奪燕雲推賞、一降大臣王號、一澄汰朝著、一止權倖干請、一錢糧歸戶部、一選知軍務者爲樞使、一放免科率、一講畫茶鹽利民、一免未納常平錢穀、一議免役法、一罷市易抵當乞裁邸第、一毀臣僚建御札閣、一戒群臣游燕、一招山林隱逸、一罷王安石從祀、一減僧道、

胡舜陟論反正六事

侍御史胡舜陟論反正六事上奏畧曰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爲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

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陸沈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

胡安國請遠稽周世宗開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

奏議

卷四十五

五



國之謀近法  
仁宗慶曆間  
求治之意叅  
用大臣臺諫  
之言仍集百  
官議於明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六

吳郡張溥刪正

治道

胡銓對策

宋高宗建炎二年胡銓對策曰臣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興也勃焉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已有一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為真可恃偃然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勝夏則成湯以興諸侯

奏議

卷四十六



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則武王以興。夫湯武聽於民而反以興，非民興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興。桀紂聽於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亡。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于天，甚易曉也。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不悟也。陛下起干戈鋒鏑之間，適丁天下倥傯不暇給之秋，外亂內訌，險人柄朝，邊方有風塵之虞，中原有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民

愁盜起，禍稔蕭牆，王室搖搖然，幾如一髮引千鈞。當此之時，可謂亂甚矣。臣愚謂陛下宜焦心嘗膽，聽於民之時也。而陛下策臣等數十條，大槩質之於天，首日：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又曰：豈朕不德，無以動天？又曰：何精誠之弗效，禍亂之難戡也？似皆聽於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願為陛下直言無諱也。伏讀聖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筭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無遠弗届。古先哲王，罔



不由斯道也。臣有以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謹按春秋禍變之由，與祖宗已然之故事，爲陛下陳之，爲春秋之說者曰：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此漢儒傳會之論，謂不然。臣聞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爲萬代訓，未嘗有明言天者。蓋謂天道難測，若深言之，則遂以爲茫昧莫究，而忽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陰陽災異，而蔽於天。聖人推變於天，常與人事雜而書之。至

其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後，甚則或不旋踵而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覆敗乃至。苟無其事，變不虛至。若痛自惕懼，側身修行，則禍災滅塞，可轉爲福。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此知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誠而不及於筭數占候。誠知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我國家自江南平



定太祖感宇縣分割生民受弊滂下測然思布  
聲教以撫養之是時識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  
解矣。且如擇一法官細事也。而太宗擇王濟則  
曰無或有冤濫以致天下災。任一憲臺細事也。  
而真宗選諸道提點刑獄。則曰一夫受冤。卽有  
災沴。夫一夫受冤。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動念。  
懼致天罰。則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可欺也。  
陛下龍飛之初。傳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響應。  
臣雖不識天理。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

比來聖慮漸解。浸不克終。國勢委靡而不振。生  
民愁苦而無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測。可勝寒心。  
願陛下持以至誠。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  
宗爲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  
下幸甚。聖策曰。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倣擾阡  
危之後。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念  
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禍。以靖亂。踰年于茲。寢  
興在是。茲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  
嗚呼。陛下興言及此。亦知有宗廟社稷之託乎。



亦知有父母兄弟之憂乎。知有宗廟社稷之託。所與任其託者爲誰。知有父母兄弟之憂。所與分其憂者爲誰。任其託。分其憂。一非其人。則天下之大勢。無復救矣。臣聞天下大器。得之甚難。敗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艱難。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孫奢傲。以覆墜之。成立於百年。而覆墜於一日。遂使祖宗艱難之業。并與宗廟社稷。一旦成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亂君亡國。痛以王法繩之。謹按昭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猛以幼冲而嗣大位。劉單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贅旂。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亂。而播遷于皇。則俶擾阡危。亦甚矣。卒之天王播奔。避于朝之難。終昭公之世。僅復成周。至黃池之會。而天下奔潰。聖人獨反覆書之。重社稷也。陛下以單微幼冲之資。獨戡多難。則危如王猛。左右大臣。以儉佞而佐大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之亂。又甚於子朝之難矣。安知



江都之幸不變為狄泉之脅迫乎是陛下知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倣擾阽危之後而未知荆卿何羅竊發於肘腋之間願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難而早圖之監春秋王室之禍而慎守之毋謂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而遂解體也謹按襄二十八年書曰公如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竊原公如晉如齊如京師皆未嘗書在獨於楚書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逾年不反禍且

不測書曰在楚者蓋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今兩宮有沙漠之狩孰與如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歸春秋深危之況兩宮暴露於穹廬三年於此矣則陛下懷父母兄弟之憂臣愚不知何以處之為陛下之計者獨不念在楚之事乎臣願慎擇賢佐惟斷惟果側身憂灾如宣王厲精綜核如孝宣鋤去亂略如光武剛明果斷如憲宗復讎刷恥如勾踐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



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首策以此，中則曰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斂加薄。外患未弭，寇盜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案廉以戢貪暴。命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惡者，朕有未聞，未有聞而不恤，恤而不行也。此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聞治天下者，正如療疾，方天下之受病也，府庫單匱，軍費倍滋，則病在血脉矣。外患未弭，寇盜尚多，則病在腸胃矣。客邪干正

矣，擇守令以厚牧養，正猶導之以湯液醪醴而助真氣也。責案廉以戢貪暴，正猶投之以砭劑而攻強陽也。如使人血脉受病，腸胃又受病，而導之以湯液醪醴者，或失節焉，則疾益甚。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劑，又非良焉，祇速其死耳。醫國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際，府庫竭矣，軍費滋矣，外患熾矣，寇盜多矣，乃牧之以不賢之守令，擾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猶疾已深而投之以野葛，豈不殆哉。臣請歷言其弊。臣聞府庫單匱，軍



費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師老而費財也。以生寡而食衆也。三者今之最大弊也。自古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其勢然也。昔漢之兵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期門羽林之兵。而止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輒罷。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無事則力耕而積粟。非但自贍。且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

師。而天下亦不困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十有二萬而已。至乾德間。中外止十萬兵耳。太宗盡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時。乃始五十餘萬。當時軍數非多。尚慮耗蠹調度。命汰疲冗。周瑩不奉減兵之詔。則怒而罷之。向敏中奏軍額漸多。則反覆詰難之。誠知夫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臣故曰兵冗



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日計之，費已如此。況今曠日彌年，兵拏不解，百人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槩雖數百為輩，要歸則無異於數十萬之兵。而坐食連年，無毫髮功，則農夫之力，安得不困，饋餉之卒，安得不疲。謹按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秋書用兵，未有歷三時而後反者。獨於此書春書夏書秋，惡莊公無故勞師，興圍郕之役。卒之郕降于齊，而魯師無功。比

秋乃還。故書曰師還者，惡其夏已無功。秋始班師，暴露滯留之甚。是後二十八年有告糴之舉，其禍正基於圍郕之役矣。以今征役之久，動至累年，校之春秋三時而反者，不已太甚乎。則府庫竭而軍費滋，自不足怪。臣故曰師老而費財者，今之最大弊也。兵冗而坐食，師老而費財，加以生寡食衆，入少用多，陛下雖賦歛加薄，而州縣之追科實煩，何則？用度既匱，則其勢不得不取於民矣。臣前所謂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盜



奏議 卷四十六 九  
賊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過。生靈多怨。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則外患寇盜亦何名而動哉。蓋自古姦雄如陳涉吳廣之起於秦。赤眉黃巾之起於漢。蘇峻之亂晉。安史之亂唐。本皆巨盜兇渠。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唱而稱義。遂至迭起州縣。劫令殺守。相挺爲亂。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竊聞長老之談。或謂戚近撓權。姦臣盜柄。刑賞不必行。小人不盡除。綱紀不甚振。此豈過之漸邪。何則。自古亂天下國家。多自

戚近撓權。如漢之諸呂竇霍。唐之諸武韋張。竊弄朝柄。一敗赤族。國家俱破。今乃有肺腑領樞柄。戚屬將衛兵。漢南北軍之禍。其監不遠。儻不。少戢。是增朝廷之過。而起姦雄之膽。大亂之後。豈宜復然。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人主。口責宰相。實姦雄伺過而後動。不幸因之以饑饉。加以災荒。生民愁苦無聊。則姦人乘隙奮飛。血視千里。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盜所以尚多。是雖追胥有程。何以救其亂。謹按昭十一年楚子虔



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般弑逆之賊。王誅之所必加。春秋反惡楚靈。何也。曰。討蔡般可矣。誘而討之。此匹夫之賤行。春秋所甚惡也。前日下詔書。招納叛亡。許以不死。此輩皆投戈請命。謂陛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陽示以信。陰加以刑。是誘討也。陛下爲人父母。奈何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臣恐大信一失。則後來以招降爲悔。自今上下猜忌。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何怪乎寇盜之未弭也。臣前所謂

擇守令以厚牧養。而守令多不賢者。朝廷輕守令也。責按廉以戢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輕按廉也。守令一不賢。則郡縣受禍。按廉一不才。則守令敢於爲姦。故責守令。在擇按廉。此祖宗之成法也。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嘗親選諸州長吏。又親書其曆。戒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因顧錢若水曰。朕暑中書。此豈不勞乎。蓋爲任官擇人以安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盛暑而親札賜行。今守



今則未嘗有召對者。太宗躬自選擇而延見便殿。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令也。朝廷輕守令。則守令輕郡縣。郡縣之職一輕。則牧養之方盡廢。使要近州縣或非其人。彼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憚不敢逞。若遠方細民。雖使盜跖爲之守。檣杙饕餮爲之令。斯民雖千百爲輩。號呼聚罵。朝廷不知其爲害。豈不大哉。臣聞太祖以錢文敏知瀘州。戒之曰。比聞郭思齊倍斂不法。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耳。至則爲朕鞠之。

夫瀘州去京師四千餘里。而郭思齊不法。太祖已盡知之。今州縣稍遠者。其守令過失。朝廷乃不聞。則遠如瀘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彼何憚而不爲盜耶。然則所賴以糾察其弊者。尚賴按廉耳。如使按廉又非其人。則其禍可勝言哉。臣聞太祖以按廉之職。出爲朝廷耳目。或由聖選。或令舉克。選之旣艱。責之亦重。凡寬一按廉。是壞一路之事。一路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自太宗卽位。厲精求理。詔轉運使考覈職任之。



廢舉。又遣使察廉官吏之汙潔。如劉文質察舉部內官吏。則有遷移之寵。如王德裔部內不治。則有黜爵之罰。賞罰如此其嚴。則按廉振威。按廉振威。則守令振職。厥今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往者遣使撫諭諸道。天下想望風采。以爲行被大惠。卒之厨傳騷然。公行賄賂。甚者責子女於郡縣。輦家屬以偕行。雖官以撫諭爲名。而民有供輸之苦。守令之外。復增一蠹。夫遠方細民。不幸遭不賢守宰。終歲抱冤。引領轡軒之

出。以雪其憤。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終身懷冤。而莫之控愬也。則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動。此姦雄所以竊發也。謹按春秋閔元年。齊仲孫來。聖人嘉而字之。重其將命從宜。以安隣國之難。方閔之初。叔牙慶父媒孽魯禍。閔公始立。國人危如贅旆。齊人可折筭取之。當是時。魯之輕重在齊。仲孫乃能說其君。務寧魯難。卒使閔不失國。而魯人以安湫之力也。經書仲孫之來。喜其一出。而民安存魯也。以今兩河淮甸兵革之餘。豈不



甚於魯國之難而按廉之出未聞如仲孫以務  
寧魯難爲懷者以春秋之法責之則罪人矣臣  
故曰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夫以守令旣  
不職而按廉又失職如此則陛下命令爲民而  
下雖十常六七而壅遏詔書者十常八九矣是  
陛下有恤民之詔無及民之惠州縣知有守牧  
之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三數年來邊防用兵凡  
百科斂不以四方有無物之處但嚴令督之近  
海州軍例科鎗餘居山州縣則買鷲翎有司旣

不辨有無州縣或罕能條奏官取一物民費數  
倍且如前日勸誘一事監司責辦於郡郡責辦  
於縣縣移文於鄉假軍期急速爲名迫若星火  
小有不至則械繫苦掠人皆畏死其敢有辭是  
名爲勸誘而實暴斂之監司郡守但務上供以  
悅朝廷則忽而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務足用以  
悅陛下則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窮無訴是  
陛下恤民之詔雖多於孝文而天下乾耗乃甚  
於孝武傷和召怨咎將誰歸臣聞咸平中議改



元赦書頗多蠲免。或謂三司必以惠澤太廣爲言。真宗責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旣行，必使良人受賜矣。時方午，雷震，帝惻然曰：豈赦令少及民之惠，上天以雷警朕耶？嗚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懼速天罰，則陛下命令多壅，實悖天心。其害殆不爲細。願陛下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迎親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謀。

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驕侈之習未浚。擴大公以示訓，而私枉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偷惰之氣，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畝未安，旱蝗害歲。豈朕不德，無以動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爲病乎？何精誠之弗効，而禍亂之難戢也！此又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謂陛下躬純儉而驕奢，弗浚者是陛下未必純儉也。擴大公而私枉尚勝者，是大公未必能擴也。賞罰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



也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亂之兆也田畝未  
安而旱蝗害歲則生民失職而怨沴並作也若  
乃遣迎親之使而敵情未孚則臣竊有說焉臣  
聞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蕭英劉六符  
來聘是時使來非時而兵既壓境中外忿怨仁  
宗皇帝命宰相擇所以報聘者得左正言富弼  
片言折六符之謀卒挫虜主自景德以來北方  
無事八十餘年於此矣豈惟弼之力哉是時宰  
相則晏殊參政則范仲淹樞密則杜衍韓琦諫

官則余靖歐陽脩皆天下之所仰望而北虜之  
所畏憚者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計得而虜計  
不得逞以今廟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參  
政有如范仲淹者乎樞密有如杜衍韓琦者乎  
諫臣有如余靖歐陽脩者乎臣知陛下必無此  
等人物矣而欲求敵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臣  
聞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使棄爪牙則  
狐豚特犢皆得搏噬譬之國無勁兵則蕞爾醜  
虜皆爲勍敵故春秋雖惡窮兵之禍至於兵不



素養而取具臨時者又深罪之。謹按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說者曰。乞重辭也。重師也。臣謂聖人非唯意在於重師。蓋其惡魯之無備也。夫齊爲魯難久矣。自甌之役。齊敗於宋而魯不救。是時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結矣。爲魯計者。正宜早夜預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臥。養成腹脅之疽根。不旋踵而齊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師於楚。以取穀焉。假夷狄而

伐中國。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醜虜大張。害甚於齊。而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議者乃欲借助兵於高麗。何異乞師於楚。以伐穀者哉。是陛下徒知軍勢之未張。而不知兵將之未練。可爲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國初劔南交廣。各僭大號。荆南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未盡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命李漢超等守關南。命郭進禦弁寇。命姚內斌守慶州。以爲旣得名將。非厚通其意。無以得其死力。故許收逐郡關征酒權之利。不惟



養犒士卒兼使豐富其家。又慮所費不足，仍許圖回其家屬在京師者，並厚撫之。則將帥之心更無私慮，但專力邊事而已。又慮奏陳之事未盡機要，時許入朝自陳。至升殿賜坐，又復厚賜遣之。以故邊臣多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悉知蕃夷情狀，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盡得東南之地。雖諸將之功，實太祖馭將之力也。以今將佐褊裨，其雄挺孰與李漢超，其才略孰與姚

內斌，其鎮重孰與馬仁瑀，其運籌決敵孰與韓令坤。以陛下駕馭諸將，孰與太祖。然而借之重權，祿之顯秩，賜之重賞，其恩禮已過先朝數等矣。是陛下擇將不如太祖，而恩禮則過之適足以啟諸將之驕心，而長姦臣之觖望。假令收復兩河，迎還二聖，陛下何以加之。夫戰勝之兵，勇智百倍，敗亡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勝者氣也，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天下之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開關延敵，六國



之師皆逡巡不敢進。然長平之敗，廉頗猶能收拾餘燼，北摧粟腹。西抗強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是時秦人圍邯鄲，梁王使新將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流涕，深以爲不可。非徒惜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而議者乃謂宜尊奉夷虜，不可一觸其意。陛下何不以魯仲連抗秦之事諭之。然則何怪乎軍勢之未張也。夫春秋何爲作也。爲天下無王而作也。周衰天下不知有王，陪臣竊國命，家臣僭大

夫。聖人有憂之，作春秋以代上之賞罰。書天子書王。書天王者，誅賞之大柄也。書天子書王，皆其常稱也。其曰天王，則至大之稱。天王與周官司服所稱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非常之時，故大威武以防之。稱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天子書王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喪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護強恃衆，迭相吞據，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亂。



之時。非剛健大過之才。若九二焉。不足以震其弱。非毒衆窮討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戢其亂。故仲尼於春秋。凡有出於王爲之者。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爲。當大誅賞。不可循常道。冀後世興王之知變也。是時吳楚之君。皆鴟視虎踞。僭號稱王。諸蠻羣酋。荐據中土。如此則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歟。霸侯暴國。迭相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曰有用我者。吾其東周乎。東周僅存禮。

文而已。非撥亂反正之道也。故春秋必書天王者。正賞罰於大亂之時也。若事非王爲。但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也。莊王不書天王。以其寵逆賊之人。不足以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字。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魯元之罪彰矣。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元。聖人著其惡如此。若曰世大亂。則從惡者衆。趨善者鮮。善若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姦大惡。不加誅。則是罰不足以



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亂者無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機稱天王以臨下之時大柄大權乃悉竊弄權臣之手大阿倒持收之良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則何以駕馭羣雄而平大亂也竊觀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要在賞罰二事而已當時賞則常薄刑則常嚴方澶淵之役李繼隆有疾戰破虜之功但加開府階爾也豈怪真宗何賞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謂三豈也將而不能破其衆

此將之可責也。有將帥之寄而獨賞內臣。不可以為後世法。此所以薄其賞一也。又以自古宦者領兵。未嘗不為亂。如太宗朝內侍王繼恩出平蜀亂。大有功。止受宣政使爾。謹守先帝之法。而不敢違。此所以薄其賞二也。至馭之以刑。則未嘗不嚴。且如主將戰沒。則降黜別將。如王繼勳者。誅戮親兵。如荆罕儒者。威令如此。嚴則人皆死力求賞。故太祖兵法。罪在不赦。而春秋兵法尤嚴於馭軍。城濮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



之書曰殺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又敗績。則子反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公子側。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失律喪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常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成。襄之後。中國累累受制於吳楚者。抑有由矣。厥今軍勢未張。而動見敗衄。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臣故曰賞罰不足以振偷惰。則是大柄下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則陛下徒擁虛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

悖也。然臣愚不識狂悖者為誰。謂前日詆忤權臣者為狂悖乎。謂左右便嬖為狂悖乎。謂前日詆忤者為狂悖。則臣不敢奉詔。如謂左右便嬖為狂悖。則陛下豈不能斷然而去之哉。竊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則是推委權臣之弊也。自古以推委臣下為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亂。漢高祖推委羣傑則治。至其後推委王鳳王音。至于王莽則亂。光武推委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則治。至其後推委后族。至于董卓袁則亂。魏委荀



或則治。至委司馬則亂。唐文皇駕馭英豪而取天下則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超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以故忠義解體而上之勢孤矣。前日將相大臣。放意誅戮。寃及無辜。陛下不得一舉

手。此豈推委之弊邪。明皇天寶之禍。未大遠也。此可不爲寒心哉。厥今天下大體皆壞。獨祖宗德澤未泯。人心未厭。譬羸病之人。厭厭待盡。獨氣血尚在。爾如使人心一離。則是氣血又將絕。天下無復可言者矣。而陛下以田畝未安。旱蝗害歲爲患。則是生民失職。人心將離。氣血將絕之時也。謹按春秋災異變見。常與人相符。災異見於上。則禍敗應於下。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凡春秋書蝻者。傷旱蝗之害稼也。然書



秀言 卷四六 二十三  
蝨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凡一書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三年之間。而帥師伐某。侵某。取某。戰于某。比他公爲特甚。于戈至此。而糜爛其民矣。生靈至此。而爲血肉矣。黃池之會。夷狄之盟。中原天下。日趨於亡矣。乃復暴興田賦。民怨禍稔。歲大旱蝗。人有艱食之苦。聖人於此。不一年而三書蝨傷之也。是知旱蝗之患。實兵戈怨毒之餘。所由作也。比年以來。醜虜橫行。干戈爛熳。而不息。未嘗一年間不

戰。生民日委頓。四夷日熾肆。天下不知有生之樂。幾年於此矣。創痍之民。肝腦塗地。丘壠發掘。辜及朽骨。齒腐血流者。不知幾億萬生靈之命。陛下不得而見也。士卒死邊野之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婦弱子。抱負轉車。望冤弔哀於千里之外。塗悲巷泣。怨痛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陛下不見其所不見。不聞其所不聞。驅萬死之地。而卒無一毫之利。積毀銷骨。積怨傷和。陰沴作而灾疫興。何怪乎田畝未安。蝨蝗之害歲也。



奏議 卷四十六 二十四  
今者兩河淮甸亦地千里飛蝗蔽天公卿大臣  
熟視無計而請爲遣蝗之舉嗚呼正使蝗而可  
遣是移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不知他境之民  
何苦而加之哉臣聞天禧中真宗以歲旱蝗秋  
稼不稔慨然動念實慮政令闕失有爽天意因  
詔削茶鹽條禁之峻刻者以懲旱蝗之變以今  
政今闕違豈惟茶鹽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爲  
害實天意大警陛下也而議者尚謂天灾流行  
由曆數運會非政令失宜之咎嗚呼天下有善

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此何聖賢之用  
心也願陛下少戢誅討少息調發練兵實粟養  
吾銳氣而全中國之力以銷旱蝗之灾毋以精  
誠弗效而怠荒毋畏禍亂難戡而息志以春秋  
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無以草  
茅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  
又念伊欲復親族奠疆場清寇攘善風俗使百  
姓安業而疊疊迂衡何修而可以臻此臣於是  
見陛下真欲興衰撥亂以起天下之病也竊觀



卷四十六  
二十五  
陛下首懷父母兄弟之憂中念迎親之使至此  
又以復親族爲言是陛下痛念二聖鑾輿暴露  
而未有迎復兩宮之策也夫漢高祖所以還太  
公於楚軍豈獨侯生力哉臣嘗料高帝有勝項  
王者五以兵強力壯則楚不如漢以三傑爲用  
則楚不如漢以駕馭諸將則楚不如漢以關中  
廩粟之富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形勢之重則楚  
不如漢五者皆項王所不如則何苦而拘於太  
公哉以今凋弊之餘無漢之兵力無漢之三傑

無漢之駕馭無漢之廩粟而又違遠上都棄去  
兩河則又無關中之形勢而欲求親族之復雖  
使如侯生千百輩往焉臣知其無能爲也故臣  
謂欲復親族莫若復兩河不得兩河則親族不  
可復今陛下以奠疆場爲念是欲復兩河也兩  
河得失係天下輕重唐神堯起晉陽以一旅取  
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難如  
此晉於春秋爲大嘗驅役諸侯至秦萃銳兵之  
晉乃得韓遂折天下脊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



知漢楚輕重在信。宋武號英雄。得蜀關中。盡有  
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邊。是  
兩河之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  
賊得之則天下不安。臣故曰不得兩河。則親族  
不可得而復也。咸平中。真宗與王濟極論邊事。  
濟言。蠱茲醜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  
有昔人之比。且國家所恃。獨一河耳。此誠急賢  
之秋。不然。臣懼北戎飲馬於河渚矣。嗚呼。濟之  
言誠切中今日之病。臣請欲復親族而收兩河。

亦誠陛下急賢之秋。當以濟言爲監也。然當今  
最大患者。親族之未復。疆場之未奠。寇攘之未  
清。而臣愚所最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天下  
之筋絡也。譬人之身。所恃以維持氣血者。唯筋  
絡耳。風俗一敗。則筋絡又絕矣。漢唐之亡。其弊  
皆風俗之先壞也。故臣嘗論東漢之亡。與李唐  
大略相似。東漢之季。閹童亂政。毒被生靈。豪傑  
據郡而起。天下遂裂爲三國。唐末。宦者蠹於內。  
藩鎮潰於外。天下遂礫爲五代。然三國之士。其



好惡去就。尚有可觀。雖天厭漢德。而劉氏猶擁  
虛器。亦卒以禪代。終五季之亂。其臣皆兇狠頑  
鄙。戕賊君親。專爲梟雄。豈天於東漢之季。獨多  
君子。而唐末專爲小人哉。誠風俗染激然也。中  
原亂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蓋未有不亡之  
國。然當其時。有推變於天而言者。有以人事前  
知而言者。有握節以死者。有衛社稷而死者。有  
憤國破亡。猶奮不顧。并家族破滅者。亦有知幾  
之士。掛冠而去之。不蹈其禍者。我國家涵養天

下之久。士大夫受君父之賜。亦甚久。一朝國家  
有難。自公卿劔履間。以及下之百執事。凡幾人。  
自王畿以達四方郡邑。有位凡幾人。前知而言  
者爲誰。死名節。死社稷者爲誰。破家殉國者爲  
誰。知幾而掛冠者爲誰。推變於天。而知其將亡  
者。又復誰也。方晉南渡。士流尚有聚於新亭。傷  
國之衰。對江山而下泣者。周之東遷。尚有不恤  
其緯。而憂宗國之殞者。以今兩宮播越。則非直  
東遷之辱也。而陛下倉皇遠狩。則非直南渡之



迫也。誰復有泣對江山而憂宗周之殞者哉。自  
晉風俗之壞，而海內橫潰，生靈魚肉，甫二百餘  
載，以晉監今，其禍可勝言哉。昔田橫一豪士，恥  
北面臣漢，遂自殺。從者五百餘人，皆死之。無一  
人降漢者。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  
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憾。今之  
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啻齊卒之受恩於田橫。死  
士就養於諸葛哉。而忍恥含垢，視君父之僇辱  
甘心焉。嗚呼！縱不愧田橫之客，又獨不愧諸葛

之奴邪。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風俗之敗壞也。  
風俗一敗，則筋絡又將絕矣。願陛下以春秋爲  
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  
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雖然，陛下策臣等數  
十條，皆當今之大弊。臣既已極言之，而聖策尚  
謂子大夫涉艱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  
至言欲爲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  
而無補於實，咎既往而無益於今者，非朕之所  
欲聞也。其於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朕將



規覽焉。臣又見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  
而無辭於實者。猶若而無益。若口之言雖若也。  
至言殆為刺。刺者其悉言之。無謂若以空交  
詰于大夫。越躐劍以隔。藉或歸亦謹矣。其必  
十紉者。當今之大。糞豆猶曰。避言之。而聖業尚  
為難。而謂之。傾天不幸。其難。然則不策。且等。幾  
派而。蠶。其之以。脈宗。為。蓋而。也。行。之。不。以。草。蒙  
風。谷。一。娘。限。論。絲。又。絲。絲。矣。願。望。不。以。春。妹。為  
之。效。亦。曰。對。曰。今。之。是。夫。患。者。風。谷。之。如。與。也。

一年而楚子入陳。不三年之間而陳國大亂。嗚呼。戮直言之禍。而至於此。然而洩冶被誅。權不在陳靈。而在徵舒。前日議士被誅。權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專殺之禍。春秋大惡。而況專殺直士。惡又甚矣。此楚子入陳。所以得藉口而討徵舒。則醜虜乘隙。將以假討惡為名。而躡入陳之軌矣。臣是以上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也。然而臣猶敢區區竭愚者。竊自惟念陛下詔臣等。無矜空言而陳實務。則陛下知前日濫誅為過。



而改之。是陛下樂聞其過矣。臣而不言。是負陛下。使臣言不從。則陛下負臣。抑臣嘗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弗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故雖狂悖。亦不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曰。曷嘗以言罪人哉。嗚呼。太宗樂聞直言如此。而大臣尚請黜敢言之士。幸而太宗不從。如使太宗不樂直言。而李昉之請得入焉。則武程者俎上肉矣。今臣累千萬言。

則其罪過於皂囊之書。以臣疎賤。則甚於武程。而有狂瞽之論。使陛下樂聞讜言。尚患見忌。借使人主一惡直言。大臣如昉者。又從而媒孽之。則臣言亦危矣。幸陛下以祖宗為念。而擴太宗納諫之量。大臣體陛下之意。而無李昉惡直言之心。則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所竊恥也。臣故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臣謹對。



張浚請明教  
化嚴刑罰

又奏時政七  
弊

季陵言事有  
深可慮者四  
尚可恃者一

三年張浚上言

浚又奏時政七弊

建炎間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  
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驛之地賢人皆無  
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  
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  
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  
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  
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

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  
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  
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  
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  
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  
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  
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  
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



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棄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大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湖州通判張燾上書

張燾請修在  
我之誠  
劉一止請勿  
聽疑似之說

紹興初，監察御史劉一止上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

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又言：宣王內修政事。

議修政局



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又謂人材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傲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

吏部侍郎綦崇禮上奏。

宗禮遷兵部侍郎。又上奏略曰。今日之議論規

綦崇禮請申飭百執事各盡其職請定議論立

規撫

無。不出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不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有不可得矣。

權知渠州虞允文召對。上言。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賞罰名實狀。

高宗時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

虞允文論得一之理周麟之請法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許景衡言十

系義

卷四十六

三十四



事利害  
李綱論出政  
不可不一

李綱初至行在上本政論曰。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輔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

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預朝政。宰輔保身固寵。不敢為言。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

李光上治道劄子

著作郎張嶠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

李光請舉措  
務合人心  
張嶠論人君  
之患有二



潘良貴請行  
大公至正之  
道

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國之所惡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

右司諫潘良貴上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七

吳郡張溥刪正

治道

胡安國上時  
政論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以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



請詔羣臣議  
撥亂興衰之  
策

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  
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  
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  
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顧人主志尚何如耳  
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  
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  
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

其定計畧曰修內政張四維率師不遣上卿  
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

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  
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  
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  
叱字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  
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  
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  
宜矣

其建都畧曰陛下昨自應天初登寶位維揚  
駐驂倉卒渡江考卜相攸莫如鍾阜矧以舊

論建康可都  
者五



邱號稱建康已降詔書傳播天下爲受命之符此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孫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遊吳楚皆稱建康龍蟠虎踞王者之居此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之險外有長淮之衛隔絕奔衝難於超越此可都三也有三吳以爲東門有荆蜀以爲西戶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以爲南府此可都者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舟陸車道里適等此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闢境於南周

世宗取江北是也都南者必畧地於北吳孫氏爭淮南是也昨者鑿輿時邁狩于吳越則王導所謂望實俱喪而晉不果遷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則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統不可以數分國都一定不可以數動與夷狄居穹廬逐水草無城郭宮室市朝之禮者異矣今醜虜憑陵叛臣僭竊瀕海諸郡僻在東隅宜還都建康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環諸路而中持衡焉



論上流守荆  
峽中流守安  
陸下流守淮  
泗

則人心不搖。大事可定矣。其設險曰：凡立國建都，必設險以守，而後國可保。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邑不言滅，而此獨書滅者，下陽，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舉，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三國時，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為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劔門為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為險，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

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初自秣歸，徙都荆渚，因其地利，日以富強。近并穀鄧，次及漢東，下收江黃，橫行淮泗，遂兼吳越之地。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逮東漢之衰，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為重鎮，財賦甲兵，當南朝之半，其為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下陽也。昨降詔，令定都建康，而六飛巡狩，暫駐杭越，乃以



湖。北。爲。分。鎮。恐。失。古。人。設。險。守。邦。之。意。矣。近  
日。雖。復。荆。湖。南。北。而。分。鎮。地。分。仍。舊。未。改。卽  
與。不。復。亦。等。耳。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  
荆。峽。故。劉。表。時。則。軍。資。寓。江。陵。先。主。時。則。重  
兵。屯。油。口。關。羽。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  
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溫。及。其。弟。沖。則  
保。據。渚。宮。與。上。明。此。皆。荆。峽。之。封。境。也。以。荆  
南。言。則。諸。邑。在。江。北。者。三。在。江。南。者。四。以。峽  
州。言。則。大。都。險。要。皆。在。南。岸。今。以。二。州。爲。分



棄也。蓋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  
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乃得中  
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有未善耳。地  
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欲固上流者，必先保  
漢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  
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  
大槩不可易者也。當孫氏時，上流欲爭襄陽，  
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欲爭  
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



欲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卒戍邾城。邾城今之黃岡是也。凡此三者皆要害必爭之地。故孫氏保有江東而魏人不能犯。今狂虜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棄。上流在荆峽。其利害臣既言矣。中流在安陸。而守臣陳規長於帥眾。憑城短於勸民耕種。宜遣一軍與置屯田。爲規外護。以蔽武昌。而下流則命江浙帥司各選官吏。漸往江北。經營淮泗。若委任得

人。其上者使人勝於險。其次者使人與險均。俟以歲時。無輕改易。而孫氏欲爭而不得者。皆自治焉。不特可保江左。而恢復之勢亦在目中矣。

其制國曰。凡制國者不能周知山川道里形勢險易。與夫土地之宜。足食足兵之具。則不可與謀。以貽後患。荆州在沮漳江漢之間。地兼水陸。土力沃衍。平時利入。猶未盡也。與江湖之南。磽瘠之土。倍百不侔矣。募民力耕。可

請以襄陽隸  
湖北岳陽隸  
湖南鄂渚隸  
江西



以積粟此一利也。自畿西河朔諸郡，每歲必資耕牛於川峽，軍興已來，道路艱阻，不過漢沔六年矣。耒耜之設，服牛引重，聖人所作以利天下。若出峽牛至于荆渚，則門墻之內耳。此二利也。而又中握上流舟楫往來之柄，西通秦蜀之路，乃足食足兵富強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爭而不肯失也。棄爲分鎮，其害甚明。然改之則爲詔令，反復無以示信。遂之則形勢危削，無以自守。苟有幾會，未害於信何。

憚而不改乎。凡分鎮者，節制境中，則法得自立。專征闔外，則兵得自用。轉移物貨，則財得自理。廢置屬寮，則官得自命。合此四事，與戰國諸侯無異。卽非上世封建之法，而京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湖北一路，安陸命陳規，則左選之文吏也。荆南歸峽，差解潛，則右選之武臣也。若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不同，宜有更張。獨仍舊制，卽此二人攷其績效，因任改移。陳規宜因任，解潛宜改移。無不可者。



但通荆湖漕憲二司治道理財。而以襄陽隸湖北。扼漢沔之道。以岳陽隸湖南通三江之口。以鄂渚隸江西接洪撫之境。則地里連屬。形勢便合。於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亦於今日事宜。頗為相協。若襄陽已令分鎮。時方用兵。幾會之來。何有窮已。乘便分割。亦無不可。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又曰。近歲湖北變更舊制多矣。初用唐慤為安撫。統十有四州。參詳官高衛者建言。乞以鼎州守臣帶鼎

高能荆峽分  
鎮廢公安軍  
為屬邑鼎豐  
為渠陽寨邵  
衛永為武岡  
縣

豐制置使辰沅靖並聽節制。不隸湖北。是削其五郡也。又乞以荆南公安縣升為軍額。兼帶石首松滋巡檢。使應軍兵器械。並不許荆南那移。是又削其所治三邑也。是歲虜人聲言數路入寇。正當經畫防秋之際。而一旦削其五郡與三邑。其間多兵賦重地。所存者殘破之餘耳。或以衛與慤有怨。故特獻此策。以傾之。大不忠也。不然。不智亦甚矣。又前日改湖南為東西路。於朝廷形勢利害。初無加損。



徒困全邵武岡三郡之民耳。今既復荆湖南  
北兩路，宜罷荆峽分鎮，仍舊置帥司於荆南。  
一便也。公安軍自係內地，宜仍舊廢爲屬邑。  
二便也。靖州置郡在崇寧元年，自鼎澧應副  
錢糧歲費二十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毀，宜  
仍舊廢爲渠陽寨。三便也。武岡置軍在崇寧  
四年，自邵衡永州應副費亦不貲，今此三州  
既皆空乏，宜仍舊廢爲武岡縣。四便也。凡此  
四者，悉仍舊貫。州縣官吏省併什八，創添窠

闕。悉從除削。裁損文書，俾歸簡便。有所謂刀  
弩手，有所謂博易務，有所謂營田司，事皆欺  
罔，殃及百姓，驅之轉爲盜賊者也。宜依往年  
禁止保馬茶鹽法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  
然後國制定，民心安矣。又曰：制國宜於仍舊  
貫，乃欲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鄂渚隸  
江西者，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勢當自內而制。  
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  
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



論自南制北  
恢復中原之  
勢

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  
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宅邵于汴，自  
內而制外，其事雖殊，其意則一耳。置於江西  
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  
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  
襄，皆自南制北，恢復中原之勢也。古者有屬  
長，有連帥，有卒正，有州伯，今安撫大使，則州  
伯之比，而形勢必相屬，而後能相援，有無必  
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財賦盛於東，馬

兵馬出於西，桂宜置大帥一員，兼統二廣帥  
司，以殿南服，荆湖並經殘破，而北路尤甚，若  
置大帥，必兼領夔府，出峽決資力，使之經畫，  
庶能興復，蓋峽中有鹽米，耕牛而無曠土，荆  
渚有沃衍桑田，而無餘民，若弛瞿塘之禁，懋  
遷，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沿江而下，不越  
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古者大國三卿，命  
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  
其君，則奏辟而命之者也。控制大邦，優假小



國之意深矣。今置大使乃古州伯而參謀議者皆自奏辟則非古意。繼今以往宜自堂選每路二人其大使和厚者輔之以健決之佐剛果者與之以審詳之屬其餘許自辟置則事可久行乃輕重相權之義也。

其恤民曰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除暴爲先蠻夷猾夏自外爲暴者也寇賊姦宄自內爲暴者也近歲已來外阻內訌除外暴者多主通和之議竟爲夷狄所

請專委岳飛  
掩捕曹成促  
令馬友追擊  
劉忠

誤除內暴者多用招安之策又爲盜賊所誤夫春秋之法夷狄亂華則是膺是禦不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李成馬進侵犯江西陛下命將出師要令殄滅自是江西一路商旅夜行范汝爲弄兵閩嶠三載于茲又遣輔臣副以上將架入其阻盡掃除之而後遺種餘民復還農業可謂得恤民之道矣然其餘類尚稽天誅暴橫湖湘之間百姓引領王師如大旱望



雨今諸將旣西而師行安重陸運糧餉民力  
疲勞夫恤民者不自病民除暴者不自爲暴  
曹成反覆直犯帥司劉忠殘虐塗炭數郡固  
無可赦之理宜專委岳飛掩捕曹成及早進  
師勿令越逸亟命大軍直趨潭州合於春秋  
救兵欲速之義仍以先聲促令馬友棟汰老  
弱及元係耕種之民各從其欲并力一心水  
陸俱進追擊劉忠勿留後患招收楊華餘黨  
肅清江湖之盜然後精擇良吏悉意撫綏則

善政可行百姓安堵矣又畧曰保國以得民  
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擇縣令爲先  
縣令親民百里之主宰也且據應副軍期一  
事言之凡糧餉轉輸器械百物應于軍旅之  
用莫不資民力而後足也主軍期者取足於  
縣爲縣令者責辦於民得人則民不怨咨公  
無乏事苟非其人因公循私恣爲侵擾甚於  
寇賊縣令其可不擇乎近歲冗濫已極宜以  
五說稍革其弊漢世郎官出宰百里自崇寧



掃除資格。收擢天下之士。不歷縣邑。徑躋臺省。及其補外。不爲監司。必爲郡守。事不諳歷。權歸胥吏。此大弊也。宜籍中外。曾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試以民事。俟有聲績。不次超擢。此一說也。古者建侯分土。不過一同。今親民之官。比古侯壤。而軍興已來。日見陵辱。師徒所至。走卒賤人。皆肆無禮。以百里令長。而有不免捶楚之憂。此潔廉自重者。皆欲遠引。頑頓忍辱者。猶安其職而不顧也。

宜增重事權。優假其禮。許借服色。厚給廩餼。凡軍馬屯駐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悉從階級。此二說也。據今八路諸縣。戶口賦入多寡。重輕分爲三等。上縣自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許帥臣監司通共奏辟。立爲定格。不許交互。此三說也。依宋元嘉法定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爲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吏無苟免。民有所係。此四說也。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



請詔計臣講  
輕賦恤民之  
事以京東西  
湖南北為戒

農桑敦勉孝悌俟及三年。攷其績効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此五說也。而命侍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縣令。亦各刺二人之姦賊不法者。皆書於籍。俟核其真以次施行。宜示好惡。使知勸沮。舉刺不實者。必罰無赦。庶幾百里得人。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畧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輕賦為先。且以近事驗之。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

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灤為田。窮竭民力。歛積無筭。其時若有言罷此。培尅。然後國用充足。則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四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五年矣。又如荆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



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麴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爲未足。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充足。亦必指爲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今朝廷所自治者。封境益蹙。賦歛益重。百姓益貧。田萊益荒。謀國之臣。不爲陛下深思遠慮。更欲擾之。何不以京東西湖

請革鹽法權  
酷諸弊

南北爲覆轍之鑿也。又畧曰。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革弊爲先。凡爲國以利不及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盜賊不作。坐享九州四海之奉。其所利者大矣。且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居民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爲利也。崇寧初。謀國之臣。以利爲利。首變鹽法。利出



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居民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至橫歛。誅求百種。猶不能給。民窮而爲盜。遂失歲入。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也。靖康改元。用事大臣。昧於遠見。其弊不革。陛下紹興。宜鑒前失。亟議改更。久而未及。何也。畧以湖南一路言之。舊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五十萬。故歛不及民。而歲計充足。變法

已來。鹽利悉歸朝廷矣。本路諸色支費。已皆出於橫歛。至如上洪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畧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貫。往時本州歲賣鹽錢四萬餘貫。以此鹽息椿充。故歛不及民而自足。今上供錢依舊而無鹽息。至以麴引均科人戶。民所以益困也。又畧以來陽一邑言之。有未變法之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之後。客所拘納鹽。封椿日久。既緣軍期支給矣。而鹽香司再



奏言  
卷四  
欲追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此當自何而出。急則不免取於人戶。民所以益困也。比聞權貨務所入。未滿一年。至六百餘萬。其利非不厚。何不遍下諸路。並令檢會。若此類悉行蠲免。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至爲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又如權酷法已極弊。尚仍舊貫。不亟改更。何也。畧以道州言之。課額旣高。歲有虧欠。卽柳勣專知牙校。令兼管州倉。俾因受納。取足稅民。弊可見也。又以邵陽

言之。酒課約二萬餘貫。而歲折稅米爲糯。凡六千石。每斛中價約五百足。只此一色。已幾倍費。其他未論也。比雖行下諸處會計。而州縣徃徃利此爲造弊之端。不以實聞。何不斷在必行。令逐路應係官監酒務。許百姓衆共買。撲入納淨利。收官務。遞年所費米麥等。撥歸朝廷。專充贍軍費用。還所得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縣支使。利濟公私。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至爲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



也。又曰。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省官吏爲先。光武中興。併廢吏員。裁減文書。什存一二。天下遂平。蓋有民然後有事。有事然後有官。今遺民旣寡。事亦少矣。官吏日增而不減。此何理也。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員局。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病民。遂至於亂。渡江之後。北地衣冠。接袂而南。矧值軍旅之興。賞典超越。濫冒滋衆。江左吳楚。例經殘破。而諸司州縣。添差不已。兵官舊係兩

員者。或至於七員八員而未止也。監當舊係一員者。或至於四員五員而未止也。倚仗推委。不任其責。請給人從。互相攘占。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又如江北荒餘郡縣。皆膏腴之地。虜騎不來。盜賊已去。而民無歸業。城市不建者。緣所遣經理鎮撫之官。畧無存恤興復之意。未有百姓。先置官司。諸州縣鎮。舊時員闕。一一差填。又所用之人。全不選擇。貪殘暴虐。甚於寇盜。墾闢一畝



者卽抄一畝之地。布種一碩者。卽收一碩之  
入。民不聊生。無緣復業。此弊不革。雖有恤民  
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夫爲民有官。不設官  
以病民爲事。有官不因官以廢事。今添差所  
在。依勢倚法。侵漁須索。耗蠹無窮。民所以病  
也。一羊而群牧。其委不專。一職而衆官。其任  
不一。事所以廢也。攷於春秋。以民爲重。而大  
夫次之。攷於孟子。以民爲貴。而社稷次之。故  
堯舜禹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衆非元后何

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言君與民一體也。而可  
以不恤乎。今朝廷添置官吏。蓋出於恩寵。諸  
路所自差委。多及其親故。不虞廢事而病民  
也。大失先王之意矣。望陛下併省官吏。以建  
武爲法。稍捐祿廩。養之。使居閑地。無執事權。  
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其立政畧曰。選擇忠賢。以爲輔相。委任不疑  
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  
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旣黜封德彝邪說。任房

請詔宰臣各  
行其職



喬杜如晦爲宰相矣。又勅尚書細務。並屬左  
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  
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決獄之  
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  
吳公爲廷尉。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  
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  
有不立乎。陛下卽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  
數非其人。特有選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  
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

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  
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  
也。昨者雖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  
訴。判決獄訟。終日弊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  
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  
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自今以往。宜令庶  
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  
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容白。  
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東六部長官



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爲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爲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又畧曰。三綱軍國

請誅乞用張  
邦昌苗傅劉  
正彥之黨者

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典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按春秋華督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而歸。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爲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疊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履霜堅冰之戒。不能辯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



重爲後世鑒。深切著明矣。昨者胡塵犯闕，邀請二聖而立張邦昌，僭竊名號，援引契丹立晉事迹，用爲證例，分遣使人，宣諭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賞，原其用心，與華督動其惡無異。陛下嗣膺寶曆，特施寬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討，與衆棄之，置在遠郡，賜死于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虜騎南驚，鑿輿渡江，黃潛善及其黨悉皆震恐，事窮計迫，無所從出，乃指邦昌爲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

寇欲解其迷國誤朝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訓誘亂臣賊子之心，使利於爲惡。此臧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者也。故不踰旬月，苗傅劉正彥敢有無將之心。陛下旣正典刑，順承天意，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滌者，敢肆姦言，無所忌憚，故比日諸方羣盜所在焚劫，至有官吏入其隊中肯爲之用。未流至此，可不戒乎。

其覈實畧曰：陛下昨降赦書，推尊仁宗盛德

請毀譽必要  
其真賞罰必



當其實以繼  
嘉祐至和之  
治

大業應舉行法度並欲上遵嘉祐德意甚美  
臣嘗考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聞毀譽核實  
而已丁謂以姦邪爲宰相矣雷允恭傳達外  
議擅權矣黃德和以監軍誣奏邊將矣或斥  
或誅或投諸四裔而獄情審克卒無冤濫是  
毀譽不得亂真而邪說息也寇準以中正遭  
遠貶矣范仲淹以危言屢獲罪矣歐陽修以  
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矣或辨明誣枉或擢  
陞侍從或遂遷執政是毀譽不得亂真而直

道行也陛下自初卽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  
臣黃潛善汪伯彥等不能奉令承教乃廣引  
廢忠毀信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之黨變亂名  
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貶馬伸於關市出  
許翰楊時於閑散如孫覲劉觀鄭毅輩流並  
居邇列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  
國之罪也復指結余堵殺邦昌爲致寇之由  
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原滌而李綱獨不  
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



之公論乎。及范宗尹當軸，又欲汲引失節鄙夫如李擢等，以益其北面偽楚之惡。其爲計不忠亦甚矣。毀譽賞罰，邪正是非，莫易辨於今日。惟陛下斷在必行，以扶正論。又畧曰：凡核實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仁宗卽位，信王曾之正任呂夷簡之才，終以富弼韓琦爲宰相，而余靖蔡襄賈黯呂誨等迭居臺諫，此真僞所由核也。陛下嗣承寶曆，渡江以前，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綱以六不可貸之罪，謂人

論鄭毅攻李綱當正其刑  
馬仲勅黃潛善汪伯彥當正其賞

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鑕而遠竄之於鯨波南海之表。人皆以爲鄭毅蓋綱以建延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遠貶，而毅以是日峻遷，故知爲此言者必毅也。然謂綱大興誣謗，干譽庸俗言已去朝，暴亂斯起，欲平定之，捨我其誰。傳呼宰相，響震山谷，諷諭羣小，令上封章，翔道途以俟詔命。凡此等語，驗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爲則無迹。特以譏造文致之語，傾陷大臣爲不可貸之罪，而當時遂信行之。又



以美官激勵之。是賞勸讒諂之人。欲其毀譽亂真而不核也。若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人皆以爲馬伸。蓋伸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閻。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

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穀雖已死。恤典哀榮。禮意隆厚。公論不允。伸旣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閔焉。比雖賁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按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沒必施。



論時者事之  
幾志者事之  
本

其身所以懲惡獎忠善者及其子孫遠而不  
泯所以勸善望按此二人追正刑賞奉承天  
意使天下知懲勸之方以息邪說開公道  
其尚志畧曰臣聞自昔帝王應時而作者必  
以立志爲先漢高帝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之盛意欲留居樊噲一言  
卽還霸上范增由此畏之說其主曰沛公入  
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故能滅秦取項以成帝業光武破尋邑之師

舉雒南之地取河北定山東旣得隴復望蜀  
顧謂耿弇曰建此大策雖落落難合然有志  
者事竟成也故能祀漢配天不失舊物靖康  
改元胡塵犯闕用事臣僚不効責難之節首  
以立志爲本而卽安屈辱至使親王出質城  
下結盟此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借  
一誓死力爭有以國斃而不肯從者也當時  
國勢何異措火積薪寢卧其上而宰相徐處  
仁遽進諛言以爲金賊出境社稷再安由聖



請置方聞於  
左右日夕討  
論以克厥宅  
心

德儉勤致有天人助遂陳八說謂如今日  
可比唐虞之盛而臣主俱榮抑何所志之卑  
陋也故廟堂聚訟顛沛未流未及暮年卒招  
失國之禍夫立志者本也行事者用也本則  
不立而急於行事雖有遠猷宏議必格而不  
得施矣

其正心畧曰昔光武中興息馬投戈必先講  
藝蜀先主從事行陳之間而樂聞儒生鄭康  
成等啓告治亂之道吳王孫權分命諸將總

請強於爲善  
以作天下之  
氣

兵禦敵戒以當途掌事不可不學而自謂讀  
書大有所益者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旅之  
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之間不學以致  
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霸王之業乎

其養氣畧曰凡用兵勝負係於軍旅之強弱  
軍旅強弱係於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於  
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接戰者兵也主  
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人君以直養氣自反  
而縮則曾子之所謂約也狐偃之所謂壯也



請好遵王道  
惡遵王路

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  
謂餒也。狐偃之所謂老也。老則弱。  
其宏度畧曰。人主喜怒當發必中節。故能理  
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  
怒爲甚。克已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  
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  
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  
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齊侯忍於射  
鉤。而相管仲。九合諸侯。晉文忍於斬祛。而見

寺人披。免於內難。楚昭忍於私怨。而賞鬬辛  
終以復國。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  
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已爲桀紂  
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短兵相接。而免已於  
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其卽位。丁公來謁。  
乃斬以殉。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五載而成  
帝業。凡此數君。於道槩乎其有聞者矣。如袁  
紹不忍於田豐許攸。而棄策士。卒無所成。德  
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疎賢相。終以衰削。



請優容疾病  
退藏之士專  
以戒刑施殘  
暴之戎賊驕  
讒之將臣

蓋亦未之思耳。其寬隱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冑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

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爲然。各從其志。惟公孫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醢，或械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羣臣有不能欽承美意。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卽肆讒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欲加以不恭之罪。亦云甚矣。渡江以來。四月八日。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獎之。以勵風俗。

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綱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北則削平王則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

秘書正字張孝祥上奏

殿中侍御史章誼應詔上言

誼又上奏

誼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全盛之時。尚書爲外

張孝祥請諭  
邇臣無荷目  
前益務遠畧  
章誼言弭國  
難以謀爲先  
洽政治以人  
爲急  
請專宰相之  
任  
請都堂議事



遵舊制

省受四方之訟牒。都堂在禁中。議天下之政事。士大夫之以職任往來於四方。與夫省臺寺監。以職任建白於宰執者。並晨詣都堂朝服謁見。於是宰執受其事。目察其人材。可否僉諧。乃為進退。自旦及午。閱天下之務。不少置也。巡幸以來。三省都堂。不復異處。賓從僅能應酬。文書無暇省決。又復分廳對客。日晏未罷。左右司有所稟議。逡巡而不得前。堂吏抱案牘。趨起戶外而退。雖有經濟之才。彌綸之志。何暇措意哉。唐制

丞郎見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異時宰相往往通賓客。至有所善。載酒集閣。酣醉而去。及李德裕為相。則諭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必先白臺。乃聽。自是罷朝。百官由龍尾道趨出。無輒至閣者。觀今日之事。以考德裕之所為。蓋有謂而為之也。望賜戒諭。都堂議事。稍遵舊制。庶幾多事之時。經綸之地。不為賓客清談燕坐之所。仰副聖主責成仰治之意。

陳淵請修仁政以固民心

右正言陳淵上奏

義

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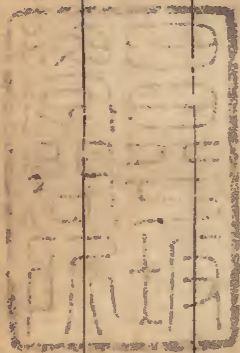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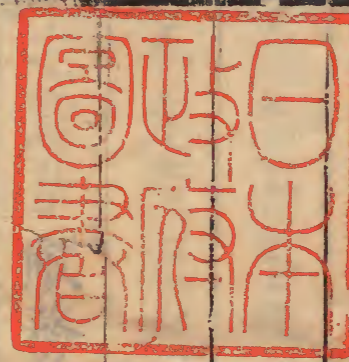
王信論士大夫趨向之敝

左司員外郎王信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務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

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願明與減放。上皆納其說。







言曰以並錄... 此據其類... 行此其之實... 不登... 不...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very faded characters.]



